

新建的中和大桥上有掇魁桥的雕画。裕明摄影



史志琼崖

## 儋州知州陈节： 仁惠及民 民不忍忘

■ 韩国强

万历十四年(1586)，陈节从临高县升任儋州知州。民国《儋县志》载：陈节“能移风易俗。公余之暇，尝与士子课文论诗，教化孝悌忠信，而风为之一整焉。其惠政仁声播及人口。”陈节知儋州五年，仁惠及民，儋州百姓对他念念不忘，感激立碑，“奉祀贤宦祠”。

### 掇魁桥记

万历《儋州志》共收录两篇同名《掇魁桥记》，分别为陈节和许子伟撰。

陈节的《掇魁桥记》其实是明代首员工程纪事，表达知州陈节惠民的高尚情操。

文中首先叙述过江无桥给百姓带来的不便与危害。其中写道：“凡四方往来者，率攀援以济。冬春水浅，犹未甚病，每遇秋淋水涨，多罹没溺……”江水上涨，过江的人常常有被淹没溺死的危险。陈节看到此情此景于心不忍。

记文接着记叙，他到任的第二年(1587)，“见其遗址有十七眼尚在，毅然思以沿旧址而再造之。计其宽有二十余丈。说者谓，此水浩荡汹涌，已经前人架木构造，而竟以漂流也。又越此水而上百步，有新冲江一条，无桥不可济，且支流直射本州城后，诸生议塞江流培龙脊以护之。”当时，陈节考虑，工程浩大、花费巨大，而自己俸禄微薄，内心暗自觉得困难。况且当时正值官员考核时期，农事也正繁忙。于是重建大桥的事就暂时搁置了。

到了第二年(1588)冬天，乡贤陈西野、李莲池前来请求说：古代兴建大工程，必定要发动大众。大家需要的桥，可以由大家合力建成。我们愿意早晚监督工程，为士绅百姓做表率。他们建议既然江流分成三条支流，本应建三座桥，不如将桥址移到上游，合建一座大桥。官道从东面进入，依然堆筑沙墩来堵塞直冲城池的水流，挖取塘泥来填补“龙脉”，可以一举两得。陈节考虑他们的建议，并勘察了合适的地点，决定在上游建桥。

政令一出，“民咸欢欣鼓舞，相率伐木运石，不匝月，木聚成林，石积若丘。”木料石料备齐之后，便引导江水向西流，从东面开始施工。万历十七年(1589)二月全部桥墩落成，往来百姓开始感受到顺利渡江的便利，不再有过去撩衣涉水的忧虑了。可惜，当年八月新桥就被山洪冲垮。

万历十七年(1589)冬天，陈节又率领众人召集工匠，准备大量木材，完全改用石块砌筑。桥孔数量如旧，但桥身加高了二尺。砌石和打桩的规模也都比前次增加一倍。每个桥墩的上游方向加打四尺长的木

桩，下游方向加打二丈长的木桩，以防备急流冲刷。两岸的堤防亦同时修筑，东岸堤防砌筑四十六丈，西岸堤防砌筑七十二丈。桥面上修筑了高高的马道，以防洪水漫溢。桥旁斜铺了引水通道，方便人们取水。桥西直冲州城的六十多丈支流，城东低陷损毁的八丈河道都进行了培土填筑加固。

陈节费尽两年的精力，在同仁鼎力支持下，终于获得这条便利的通道。他将新桥命名为“掇魁桥”，以此作为儋州士子高魁首，如蛟龙腾飞的吉兆。

### 义学记

万历《儋州志》也收录两篇同名的《义学记》，分别为杨起元和陈节撰。

古儋义学，原称许氏义学，为明代给事中、琼山进士许子伟于万历十七年(1589)建。

杨起元《义学记》记载：许子伟“未遇时，儋人延为子弟师者数载，恋恋不能舍。许君嘉其意，常对众誓言曰：‘予倘有一日之遇，当出馆谷费，建义学，永为若等讲习之地，以成海滨邹鲁之风。’”意思是说，在他未考取功名时，儋州人聘请他做子弟的老师已有好几年，大家对他十分留恋，舍不得他离开。许君念及他们的诚意，常常当众发誓说：“我将来如果有一天能考取功名，一定拿出我教书所得的积蓄，建立一所义学，永远作为你们讲习的地方，以此成就海滨地区像孔子故乡邹鲁那样的文明风尚。”又据陈节《义学记》载：“丙戌岁，先生登进士，职使垣，奉命理海忠介后事(护送海瑞的灵柩回海南安葬)。事竣，己丑夏，适践旧盟，捐金购土城地，鸠工庀费，门堂两舍，视诸生才学资质因材施教。”

许氏义学于万历十七年(1589)夏开工，到了秋天就落成。“门三楹，堂五楹，两舍如堂数，垣盖数十丈有奇。”这“垣盖”(围墙)，乃州循良守陈公助成之(则是当地贤良的州守陈节帮助完成的)。

许氏义学落成，许子伟十分高兴，为讲

堂题名“中和位育”，寄托他办学的深思熟虑——不仅仅以科举来教导儋州人，而要追求圣贤之道。

创办义学，杨起元感慨地说：“许君不吝啬捐出自己的俸禄，父老乡亲和子弟们不吝啬出钱出力，知州陈节和州学训导梁广誉也不吝啬花费心力。”

其实，陈节不仅为建义学“不吝啬花费心力”，据万历《儋州志》载，知州陈节、陈荣选，及提学孙秉阳等还助银七十两买椅校月牙田、义学校前坎脚田、追牙等田各一处，以解决先生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费用。

### 去思碑

《儋州升任陈父母去思碑》碑文收入民国《儋县志》，石碑原立于州城(今中和镇)东门内贤宦祠，今已移置东坡书院新建的碑廊。

儋州士民将知州陈节喻为父母，可见百姓对他的尊敬。“去思碑”，也叫德政碑，是古代百姓为离任官员所立的纪念碑，体现其政绩与民心。

《儋州升任陈父母去思碑》分为三部分：

右侧碑文：冰霜其操，岂第其心。刑清政理，节用爱人。士欣其教，民乐升平。循良父母，万古芳名。

碑文赞陈节品格：操守如冰霜般高洁，心怀宽广如春日和煦；赞其政绩：刑罚清明，政务有序，节俭用度，仁爱百姓；赞其影响：学子敬仰其教化，民众安享太平盛世。最后由此结论：如此贤明仁德的父母官，必将流芳万世！

左侧碑文：陈父母，讳节，号振源，晋江人。庚午乡进士，由临高知县擢升知儋州，莅任五载，仁惠及民，今升台州府同知，士民不忘，勒碑以志。

碑文介绍陈节简历：从碑文得知陈节庚午年，即明隆庆四年(1570)考中举人(乡进士)，由临高知县擢升知儋州，又在儋州任职五载，仁德惠泽百姓，如今升任台州府同知。当地士人与民众感念其恩德，不忍忘怀，特立此碑以志纪念。

碑文字里行间充满儋州百姓对这位离任知州的歌功颂德，及眷念之情。

## 唐诗中的秋意

■ 顾建平

秋日的风掠过窗棂时，总像在翻动一本泛黄的诗集。那些唐代诗人笔下的秋，藏在霜叶里，落在孤帆上，随着雁阵飞过千年，至今仍能摸到温度。

唐代诗人王维在辋川的秋山里，写下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”。去年秋雨初歇的清晨，我站在老家后山的竹林里，看水珠从竹叶尖滚落，砸在青石板上溅起细珠。空气中浮着潮湿的松香，远处的屋檐升起淡青色的烟，忽然懂了“空山”不是寂寥，是被洗尽尘埃后的通透。山涧的泉水在石上流淌，叮咚声裹着凉意，倒比夏日的蝉鸣更让人安心——原来诗人写的不是风景，是秋雨洗过的心境。

唐代诗人张继在枫桥边的秋夜里，听着“夜半钟声到客船”。上个月乘船夜游运河，两岸的灯笼在水里晃成碎金。月落时，岸边的乌桕树突然惊起几只夜鸟，翅膀带起的风里，竟真有薄薄的霜气。正揉着惺忪睡眼，远处古寺的钟声突然撞破夜色，在水面荡开圈圈涟漪。那一刻船身轻轻摇晃，仿佛自己也成了诗里那个未眠的旅人，看江枫渔火在愁绪里明明灭灭。原来有些秋夜的孤独，从来都没变过。

唐代诗人杜牧在山径上撞见的秋，是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去年霜降后去爬香山，起初还嫌山路萧瑟，转过一道弯，漫山枫叶突然撞进眼里。阳光穿过叶隙，把红得透亮的叶子照成半透明，



国画作品中的枫叶。资料图

像谁把胭脂撒在了枝头。蹲下来摸那些叶片，边缘还带着霜打的微卷，却比春日的桃李多了份倔强。同行的老人说，经了霜的叶子才肯红透——诗人哪里是夸枫叶，是在说秋的淬炼里藏着别样的热烈。

唐代诗人孟浩然在雁阵里读出的秋，藏在“愁因薄暮起，兴是清秋发”里。重阳节登楼时，恰见雁群排着“人”字掠过楼顶。秋风掀起衣角时，远处的村落已亮起灯火，忽然体会到诗里的矛盾：薄暮带来的怅然，偏被这清秋的开阔冲淡了。就像手里的菊花茶，初尝带点苦，咽下去却泛着甘——唐人写秋，总爱把愁绪泡在清朗的底色里，苦甜交织才是真正韵味。

唐代诗人李白在长江边的秋，是“长风万里送秋雁，对此可以酣高楼”。站在江边看大船驶过，秋风卷着浪沫拍打着堤岸，真有“万里长风”的气魄。远处的雁群正追着船影飞，翅膀划破云层的样子，让人想举起酒杯跟着唱和。诗人的豪迈从来不是空的，是秋江的壮阔托起来的——当秋风能送雁飞越万里，人的内心事又算得了什么？

这些唐诗里的秋，从来不是单一的色调。有王维的清寂，有张继的惆怅，有杜牧的炽烈，像打翻了的调色盘，却在时光里晕染成最和谐的画卷。如今再看秋日的天空，雁阵划过的轨迹里，或许还藏着千年前诗人凝视过的那片云；拾起的枫叶上，说不定还留着杜牧赞叹过的霜痕。秋意流转千年，早被唐人写进诗里，等着每个路过秋天的人，轻轻念起。



去思碑拓片。韩国强 摄

## 元代深腹大碗入藏海南

■ 陈桦 高杨

近日，海南民俗博物馆收到一名陌生人捐赠的古碗，后经专家鉴定，确认为元代磁州窑褐彩鹤类纹深腹大碗(如图)，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。

按官窑制式碗的尺寸大致分为海碗、大碗、汤碗、中碗、饭碗、杯(杯)碗六类，此碗口径达22.5厘米，比照大小分级显然比海碗大，关键它腹深超过12厘米，名副其实的深腹大碗，且胎体底足厚重。



外壁施釉不及底，挖足浅，足较宽，玉环底足，足内心有乳状凸起。胎釉姜黄，器内满釉，底足及外沿露土黄色胎泥，底足以上至腹内再施一层白色化妆土，靠近底足留出近两厘米边缘绘褐彩双圈隔断外壁满绘姜黄釉，口沿下另绘装饰性褐彩双圈。器身褐彩满绘四只接踵翩翩飞翔天鹅。

北方陶瓷白鹤、天鹅纹常见，春秋山玉海东青擒天鹅更耳熟能详，毋庸讳言，古时候广袤的草原森林、白山黑水间众多的飞禽走兽乃马背民族丰饶狩猎资源的对象，特别是对人不造成威胁的白鹤、天鹅。

元代南北窑口瓷器造型硕大浑圆，胎体厚重，碗、盘、瓶、罐均有硕大器形，体现蒙古文化的豪放、粗犷及大元帝国的霸气。磁州窑是宋金元时北方最大的民窑，它烧制的瓷器为满足社会各阶层的需求，造型优美、品种繁多，经历金元战乱交替后，磁州窑逐渐复兴。其产品除了供应北方地区，还有一些精品贡奉朝廷，以及为官府和平民阶层广泛使用，几十年来多地及日本、韩国均有磁州窑系作品发现。

文博苑

## 红叶翩翩映画坛

■ 缪士毅

秋天，红叶溢彩流丹，美如朝霞，构成了一幅“非花斗妆，不争春色”的妍丽佳景，触发了多少画家的灵感，留下了许多以红叶为题材的佳作名画，让人品赏不已。

在秋天众多的红叶中，常见的红叶有枫叶、乌桕叶、柿叶……如唐代杜牧的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，清代赵翼的《野步》诗：“最是秋风管闲事，红他枫叶白人头。”写的是如锦似霞、争艳斗妍的霜后枫叶；唐代诗人李益的“柿叶翻红霜景秋，碧天如水倚红楼”、清代周景柱的“尽把珊瑚映夕曛，瑶仙齐着石榴裙。无论红树多情思，遮断青山锁白云。”描绘的是耀艳如火、灿若涂朱的柿叶；宋代陆游的“乌桕赤于枫，园林九月中”、清代徐定超的“此间好景无人识，乌桕经霜满树红。”赞的是灿若朝霞、堆金散绮的秋山乌桕叶。这些红叶，将秋天点缀得如诗似画，似花非花，足让人发出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之感叹！

在以红叶为题材的画作中，最富人文情趣的，莫过于画家将“红叶题诗”的典故作为创作的来源，通过画面描绘以呈现“红叶题诗”意蕴和人文色彩。在这方面，



红叶题诗仕女图。作者：唐寅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